

後漢書

冊三

後漢書卷九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左雄傳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

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爲白玉之清潔

當與衆人

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

難戾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

風謨謀也卽尚書立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

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

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

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

之尚書臯陶謨之詞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

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詩云小雅也渰陰雲也淒淒雲興貌祁徐及

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詩小雅刺幽王曰不褒豔用權

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

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

蜴也褒豔謂褒姒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褒姒之親黨

徒驟爲趣馬聚子爲內史橘爲師氏也幽王淫於色

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

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政事也詩宗周既

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五等謂

諸侯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史記商鞅爲秦

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伍而相收司犯禁相連坐不告

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

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

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

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

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

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

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

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

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

建中興之功

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

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

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

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

斂整辨爲賢能以理己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

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

如寇讎稅之如豺虎

國語曰鬪丹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焉始以語其弟

也○楚其亡乎注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殆必亡者監

司項背相望

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

與同疾疚見非不舉

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

謂期一歲也

言善不

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

離遭也

或

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

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

言觀前人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

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

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

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

斯賤也

車馬衣服一出

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

調徵也

紛紛不絕

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

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

墨綬謂令長郎古于男之國也

拜爵王庭輿

服有庸

庸常也

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

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

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

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

式用也

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

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

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

任堪也音人林反

寬其負算

負欠也算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

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

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

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

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

文宣帝也文宣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也

流

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僞詳

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

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

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

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

雄推較災異以爲下人有逆上之徵

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

殺入其國有兵

又上疏言宜密爲備以俟不虞尋而青冀揚

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

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

郭虔共上疏以爲寇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

宗羣亡宜及其尙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

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
術繕脩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
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
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
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
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
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
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
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
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
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達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
好學樂道隨父慎在京師贊孟氏易春秋公羊禮記
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
琅邪都尉也遷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

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

解見順帝紀

是故本郡以臣充

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譴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廢爲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

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爲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爲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天下所歡快樂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

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
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
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
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
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
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
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
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
宜過災戾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
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
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
誓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
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

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

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邁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

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

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

儀

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縑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

孝明皇帝始有撲

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

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爲故事

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旣稱職議者咸

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

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

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

也由是天下服焉

韓厥韓獻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

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

罪明年坐法免後復爲尚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傳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豎孫程等旣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爲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爲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焦事如初事見左傳茅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

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

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郤卽上疏陳之明年

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後長樂少府朱

佺音丑良反代郤爲司徒舉猶爲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

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勅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

朱佺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朝廷謂順帝也孫程

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王爲順帝也雖韓彭吳賈之功何以

加諸韓信彭越吳漢賈復也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天

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佺曰今詔

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

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

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

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佺乃表諫帝果

從之舉後舉茂才爲平丘令

平丘縣屬陳留郡

上書言當世

得失辭甚切正尙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

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爲規誡

章謂所上之書

舉稍遷

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

禁

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

事具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

火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

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旣到

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

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

也傳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

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尙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

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

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

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

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三統地統人統統謂之夙興

夜寐思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云

也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

訓王澤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羣

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効何由分

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

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

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

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

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

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

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
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
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
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此行此而
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
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也歿終昔武王入殷出傾

宮之女

帝王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出傾宮之女於諸侯

成湯

遭災以六事剋己

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

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魯僖遇旱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也

自責祈雨

解見楊厚傳

皆以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

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
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
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